

人物传记

《克里威廉小传》

9、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使徒行传二章十一节）

一八〇一年，印度总督韦尔斯理勋爵（Lord Wellesley）创办了一所威廉堡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培养来自英国的低级的、资质较差的公务员，总督并委任戴维·布朗牧师（Rev. David Brown）为院长。

一八〇一年四月八日，克里·威廉很惊奇地收到戴维·布朗院长的信件上，聘请他担任该学院孟加拉国文的讲师。克里·威廉觉得自己没有受过大学教育，靠自学出身，认为不能胜任这个职位。但是克里·威廉最后还是接受了聘请，因他看出这件事是神的美意，使他有向机会向学生传讲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由于当时只有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会友才有资格担任正教授，克里·威廉的职衔只能是讲师，年薪是四百二十英镑。克里·威廉又挑选蓝巴苏作他的助手。蓝巴苏在协助克里·威廉翻译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时，展现了他的语言天才。虽然克里·威廉在学院的主要职务是教导孟加拉国文，他又自动开课，教导梵文（Sanskrit）和马刺塔文（Marathi）。这时威廉堡学院立刻觉得需要有这些印度土语的教科书，于是克里·威廉和助手们，还得赶快为学生们编写这些土语教科书。此外克里·威廉和助手们又出版了一本用孟加拉国文写的文法书，和一本孟加拉国文翻译的梵文圣典。

在威廉堡学院，克里·威廉有机会与印度许多学者接触，有许多语文专家被网罗为他的助教。他初到印度时，其志愿是翻译孟加拉国文和印度斯坦文的圣经，现在他的异象逐渐开广，他觉得有翻译十种基本印度方言的需要——包括旁遮普语（Punjabi）、泰利格语（Telugu）、卡纳利语（Kanarese）、奥利亚语（Oriya）、印地语（Hindi）、古加拉塔语（Gujarati）、塞克语（Sikhs）等。当然他们所要承担的翻译工作都要因此加重，然而只要这样作是合乎神的旨意，神自有他的安排，他们也就乐意为此劳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验以后，克里·威廉在一八〇三年底写信说：“给我十五年的寿命，我们希望能翻译并印刷所有印度主要方言的圣经。我们已经定睛在这个目标上，但愿万军之耶和華的热心成就这件事。”

克里·威廉的工作异常忙碌，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略见一二：“一八〇六年六月十二日，早晨五时四十分至十时，读希伯来文圣经，祈祷，接着有孟加拉国语家庭礼拜，又再读波斯文、印度斯坦文，用早餐，最后读梵文。下午一时三十分至六时，午餐，校对孟加拉国文的《以赛亚书》，接着翻译梵文《马太福音》。六至七时用茶，学坦路古文（Telugu），又有美国朋友来访问。七至九时，准备英文讲道的讲章之后并去讲道。九至十一时，修正孟加拉国文的《以西结书》，写信给朋友，读希腊文圣经。”

一八〇六年，克里·威廉正式普升为威廉堡学院的教授，年薪晋升到一千五百英镑。他一直保持这教授的职位，长达二十年。

克里·威廉在加尔各答和雪兰坡两地来回奔跑。星期二至星期五，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学院授课，每周的周末，他搭船顺着呼格里河（Hooghly River），经过八英里的航程，赶返雪兰坡。

雪兰坡一直是翻译圣经成各种不同语文的文字工作的中心。克里·威廉、威廉·窝德，和乔舒亚·马士曼，三人合作无间，互相配合，合称雪兰坡三杰（The Serampore Trio）。约翰·多马医生述及雪兰坡三杰时这样说：“难得像他们三人在工作中如此紧密配合，即使走遍天下，也确实不容易找到。”

乔舒亚·马士曼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他学习语言，有如游戏那么简单。克里·威廉坦承：“乔舒亚·马士曼在四个月内所掌握的方言，我需要花八个月的时间。”

乔舒亚马士曼在英国十三岁时，已阅读了百余卷书籍，后来又自修古典文学、希伯来文和叙利亚文。三十一岁离开英国到雪兰坡参与圣经翻译工作，不久在印度找到一位在澳门出生曾为葡萄牙殖民政府服务的亚美尼亚人。那人虽非华人、总算在澳门学到中文。一八〇六年，这个澳门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和后补中文的乔舒亚马士曼，开始在雪兰被翻译中文圣经。当时的印刷术是用铅字，乔舒亚·马士曼又找到中文的刻字好手，愿意教孟加拉国籍的弟兄们雕刻中文字木版，来铸造铅字。

一八〇八年，在广州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听到乔舒亚·马士曼在翻译中文圣经，马上写信到雪兰坡，却一直没有收到乔舒亚·马士曼的回信。结果乔舒亚·马士曼和马礼逊分头进行，各自翻译中文圣经。乔舒亚·马士曼等人，在雪兰坡经过了十六年的刻苦工夫，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完成了第一本中文圣经的翻译任务。一八二三年五月，在英国圣经公会的年会中，乔舒亚·马士曼的儿子约翰·克拉克·马士曼（John Clark Marshman），遂将第一部完整的中文新旧约圣经献上。

乔舒亚·马士曼，和克里·威廉一样，都属浸信会，所以乔舒亚·马士曼的圣经中文译本全部以‘浸’，代替‘洗’。伟里博士（Dr. J. Wherry）高度评价了乔舒亚·马士曼的中文译本：

“这本书如果加以校订，可以成为一本现在读了仍然大有帮助的译本。很奇怪的是，这本译本用的很多是优良的现代中文，而且大部分竟一字不易地用在后来的其它中文译本里。”

时至今日，很少人知道第一本中文译本的圣经，是由克里·威廉在印度的同工乔舒亚·马士曼经十六年的艰苦翻译工作所完成。乔舒亚·马士曼十六年的心血并非白费，其译本有一段时期被人采纳，采用者大多是浸信会的人士。